









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權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世充

段達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高祖偁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太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濮陽郡公尉遲迥作亂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迥將李儁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惇於永平橋以功超

聖德

聖德

聖德



拜上柱國進爵襄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  
總管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據石頭以爲聲  
援陳主旣禽而蕭巖蕭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  
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於是吳會悉  
平以功授子化及爲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  
於述奏爲壽州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  
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  
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移素  
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  
賞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  
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旣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  
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因爲王中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

亦從之於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及晉王爲皇太子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  
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  
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  
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  
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不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  
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  
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  
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  
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  
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  
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



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服進宮掖由是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爲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卽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亥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旣而緩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色欲疲述衆每鬪便

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內逼群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入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闕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斬其首傳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帝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帝



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  
潼關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  
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能降  
臨帝遣司宮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  
涕曰臣子化及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  
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隱其  
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耶將親臨之宮人  
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爲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  
人輜輶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  
監護喪事雲定興者前會於述初定興女爲皇太子勇昭訓及勇  
廢除各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絳帷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  
游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素好著奇炫耀時人

定興爲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  
之謂爲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  
乃製袂頭巾令深覆耳人又學之名爲許公袖勢述大悅曰雲兄  
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  
器述薦之因敕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爲之求官謂之曰兄  
所製器仗竝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  
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  
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  
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  
大閱帝稱甲仗爲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  
累遷屯衛大將軍又有趙行樞者本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  
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化及述長子也性兇險



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  
爲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受納貨賄再三  
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  
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請託求  
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卽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  
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  
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救之乃釋并  
智及竝賜述爲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起化及爲右屯衛將軍將  
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  
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  
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  
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

陛下欲築宮丹陽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  
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  
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  
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  
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  
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  
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爲刎頸交言無迴避  
於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  
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  
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勃聞之喜卽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  
舉兵圖叛劫十二衛兵馬虜掠居人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  
實喪隋英雄竝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



以化及爲主約定方告化及化及性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鳩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群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遽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喧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景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卽爲汝歸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景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荅曰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弒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人



今學化及下隋有密  
遺俗勳據黎陽官  
化及渡河分兵圍勳  
十六字補入徐世勳  
無世字下與徐二字  
行

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  
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竝載宮人珍  
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  
謂行樞曰君大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事將必敗若  
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  
萬餘兵襲殺化及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  
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  
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勳以烽火相應化  
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禽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  
盡度水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  
郡人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圖以  
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  
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  
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  
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疆來立我  
今所向無成負弑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豈非由汝乎抱其兩  
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  
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鬪鬪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爲恒自  
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  
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爲  
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餉餽  
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寶建  
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  
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禽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



武達孟景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輜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城公主梟之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聚鬪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爲隱而大忿之織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忿之唯化及事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兇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

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帝與黨孟景等推化及爲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



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卽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弒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禔徙居新豐頹禔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

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材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而儻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官監乃彫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剋世充募江郡萬餘人擊頹破之每



有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爲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僞詐爲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爲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



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  
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  
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  
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  
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  
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  
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闈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  
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充遣  
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  
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  
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  
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

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爲尚書左僕射  
總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爲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  
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  
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  
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  
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  
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  
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  
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  
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  
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  
兒陳智畧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



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景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已爲太尉置署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畧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世克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千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于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旣而廢侗陰殺之僭卽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大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欵世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武牢太宗破之禽建德以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爲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帝爲丞相以爲大都督領規言兵常置左右及踐祚爲左直齋遷車騎將軍督晉王府軍重以學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爲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竝起爲盜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爲段姥後用鄒令



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爲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世克之敗也密進據北芒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不陣而走軍大潰津没于密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越王侗爲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誅王世克達預焉旣而陰告世克達爲之內應及事發迫越王送文都於世克世克甚德於達旣破李密諷越王禪讓世克僭號以達爲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没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可亦曰不可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固君子所不爲亦丘明之深恥化及以此下才負恩累葉時逢崩拆不能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爲亂堦拔本塞源裂冠毀冕釁深指鹿事切食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矣世克斗筲小器遭逢時幸與蒙獎擢禮越舊臣而躬爲戎首親行鳩毒竟而蛇豕醜類繼踵誅夷梟獍兇魁相尋菹戮垂炯戒於來葉快忠義於當年爲人臣者可無殷鑒哉



治又作務

張翰傳云本名犯廟諱據此則是翰本名淵因諱而史改之也然北史于諸改名及去一字處皆不言獨於此言之既為自亂其例而隋書又並無此語







楊騰

乙弗繪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爲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升質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覆之禍而沉道不足以濟

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文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止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竝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旣而末跡竊權竟移鼎壘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內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



陷於不義市朝遷賢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介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介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家傳其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賀訥代人魏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符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總攝東部為大

大入遷居大寧行其恩信眾多歸之伴於

非魏作于

漢于不從下魏有訥曰帝大國之世孫德也先于我國中之福云尚異議豈是臣節

仁符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下也訥中弟涂干麤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涂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道武為主涂干不從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涂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涂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涂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



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敕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卽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豫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所贖爲賤人久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子醜建襲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隸戶二百太武卽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塋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太武嘗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太常中爲相州別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麋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爲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爲



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凰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衝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儁遺惠在人前從坐圖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衝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

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蠕蠕王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卽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竝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紇弟濬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旣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見英字世華自肥如今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



新前無其人粗新字  
下有脫文

奉后從兄伏寶未之  
見起有誤

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曙為平州刺  
史遼東公遣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  
勃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  
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  
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玉喜左光祿大  
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  
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  
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  
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曙奉宋甚  
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堪曙負宋於笊至是宋於英等薄  
不如曙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曙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  
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曙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

自興公及至是向有脫  
誤

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本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  
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公及至是皆以親疎受爵  
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  
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  
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  
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  
族孝文以明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  
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  
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  
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  
正平郡卒

文字衍常太后諡昭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王太武平



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  
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爲姚氏  
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羗  
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  
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  
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沉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  
入掖庭爲太武左昭儀妹爲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  
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卽位爲太傅  
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卽位文明太后臨朝帝乃承旨以熙爲侍中  
太史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爲羣情所駭  
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

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  
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  
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  
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  
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  
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芒寺  
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  
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  
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  
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  
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爲后曰白武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  
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奉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



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  
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  
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  
隆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  
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監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  
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歔流涕密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萬一卽  
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  
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預辨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  
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  
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  
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  
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

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衰服縗外迎叩靈悲慟而  
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修誕字思正修字寶  
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  
能習讀經史兄弟竝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  
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  
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修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  
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遙受其拜旣訖  
還室修降爲侯誕修雖竝長官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修乃浮  
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撫由  
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  
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修命帝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



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修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  
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作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  
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  
徒帝旣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  
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  
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  
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  
掩涕時誕已憊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  
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  
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  
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  
絕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宜救

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  
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  
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  
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  
元柔尅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  
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旣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  
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後車駕還京  
遂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  
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  
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  
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  
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

設高司徒此司徒下  
親有屬字

親後作厚  
亦非今以意

仍作親作  
每與誕



宴滿堂忻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修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綽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宥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大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修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風當作風  
魏亦誤焉  
后傳可攷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梁王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頽女生二女長卽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軍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復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檐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王乎羣

與字類



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新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縣王長樂王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十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王伏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與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竝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竝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侃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余朱榮侃晞與魯安等持刃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勃海蓀人五世祖顧晉



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孝文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  
內冀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  
遂納颺女是爲文昭皇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  
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  
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  
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  
武末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於華林都亭皆甚  
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  
奴婢田宅多人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  
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  
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  
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旣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起昇背

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  
王殆同囚禁時昭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慶僉謂王顯  
失於醫藥承肇音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  
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  
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門外廡下忽忿譁大至紛紜太尉  
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旣立逾見寵信肇旣當衡軸每事任已本  
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  
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衆咸嗤笑之  
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  
兒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  
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  
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獸門



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於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益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爲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防之報懇側幾於至誠歷青樹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賜封勃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人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后二年八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肇弟顯侍中



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與渤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乞給事黃門侍郎太武尅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祚以國珍為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湘歲八百疋妻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於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受帝經侍直禁中

北魏政  
北史外戚傳多錯誤  
魏書外戚傳多錯誤  
北史補之故無可改  
獨此條可證北史之誤  
蓋刻本誤非史本知

元文妻王當有脫大或  
云國珍女或云太后妹

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塗卑局更增廣為起塋城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各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文妻拜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







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碁葬于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  
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涼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  
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  
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  
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子寧字惠  
歸夔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  
孝穆女爲清河王竄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  
書事謚曰孝昭子虔字僧敬元又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  
與備身張車渠等謀又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攻  
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  
宴譖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  
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

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粲長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爲政  
清靜頗得人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  
僕射趙彥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  
彈紕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祚長粲被救與  
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粲仍  
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  
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遙領  
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於後  
定遠文遙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粲  
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旣富於春秋庶事皆相歸委  
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爲侍中丁母憂給假馳驛奔喪尋  
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爲執政不許長



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爲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爲州太后爲言於後主不獲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爲人吏所懷因沐髮手不得舉失瘖卒於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歎咸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爲子叔泉取清河王崔德儉女爲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逃與德儉對爲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爲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爲之語曰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後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無朝拜之禮妾婦公孫氏也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未暮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先是聖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請練

徒字親

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爲驗未幾而長粲死焉寧弟盛字歸興位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爲政清靜人吏愛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爲皇太后舅皇甫集妻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正光初元又出之爲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孝昌元年爲司空領軍將軍加侍中元叉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爲之

為字衍或  
下有脫文



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爲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明公多取元又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遷司徒兼尚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靈太后知而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爲貪蠹介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爲人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趙猛太安狄鄒人也姊爲齊文穆皇后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正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勲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大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鄴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旣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何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爲三佞長仁私游不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奏除孝裕爲章武郡守元亮爲淮南郡守仁惠爲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和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



知其謀更徙孝裕爲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于執事求爲領軍將相文武以至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本宮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已苦請太后出之天統元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令左右追射之旣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到任啟求暫歸所司不爲奏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楷墻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高帝殺薄昭爲故事於是敕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爲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歎欷歔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爲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稍黜退焉

隋文帝父楊忠也  
隋書注誤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爲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爲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爲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驥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帝



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頰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爲濟南太守令卽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論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爲鑒焉若使開皇創業不取懲於已往獨孤權侷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實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北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終

北史卷八十一

魏州中鳳臺氏閣閣南

列傳第六十九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李欽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彫武

郭遵

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食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益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



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習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覺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太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

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廐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



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竝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復徵  
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爲諸子師友及天保  
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  
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  
驕恣傲狠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冰彫朽迄用無成蓋  
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況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  
自非得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內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  
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貴遊之  
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  
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  
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  
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疎濶游手浮惰十

貴遊有若使三字

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芟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  
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  
焉齊制諸郡竝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  
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  
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  
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克舉射策十條  
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  
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於  
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于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  
盧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  
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  
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鈔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

齊齊作官亦非短作



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

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已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彫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

議當作表



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玄竝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竝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瑩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竝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

多講下疑有字句齊作王總

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侍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竝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竝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屑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

祖齊作祖



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校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越已下傳授講議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爲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何人也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於河內太守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臯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礪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竝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



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至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竝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曰此輩會是衰頽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子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天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著作郎魏作佐郎

推此而言下魏書云易之所及惠顧以東耳音曰易理歸廣也合字豈東向望天哉奇執表非雅每如此類

陳奇字修奇河止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鄰里聰識有夙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縉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蔥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內侍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旣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每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庭



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  
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  
字之美比論前魏之醜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  
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  
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  
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  
經年與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  
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  
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  
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生常矯之仕歷  
郡守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  
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  
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  
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  
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  
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  
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  
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乃歸而  
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義行希  
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  
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  
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  
木遠矣一謂之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



各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  
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喪亂  
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闕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  
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撰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  
例三卷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  
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  
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  
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  
之曾翻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  
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  
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兼讀

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  
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  
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  
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  
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蘭  
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  
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  
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  
故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學主故  
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  
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也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因相談薦俄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彞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

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滄朕常以爲負矣雖以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辯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辯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辯而辯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旣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自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表數十



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禡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後爲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強縣男明帝初出爲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卒于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族曾孫靈暉

靈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刺史仍隨綽之鎮所爲猖獗靈暉唯默默憂頓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爲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啟不合後主於啟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爲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爲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亮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總爲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爲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旣儒

靈暉傳附馬子結因  
由陽王所薦及之  
石曜當另傳不當附  
如不應入儒林也



綏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爲笑由是漸見親狎啟爲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爲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爲兗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疋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竝須出於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靈暉子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仕爲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帝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有集十卷行世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



先執持疏魏作必執  
魏持疏

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  
坐先持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  
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飲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  
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  
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  
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  
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兵所害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卒無贈  
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  
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  
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  
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  
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  
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亨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  
還家云胡不樂因誠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  
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以老解職永熙二年  
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故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  
史謚曰文烈子仲曜

學業親作父業日業  
武清河至子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蚪父玄紀竝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  
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  
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  
靈馥費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  
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



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太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曆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壬戌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敕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曆之勲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帝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朔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爲制詔從之於是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禪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九五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



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  
矛盾異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異曰緯候  
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  
出者卿復信不異不答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  
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爲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  
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  
教以受命作邑於鄴文王爲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旣登九五之  
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爲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  
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  
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  
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  
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  
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  
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  
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  
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興對曰孔卽自解言親  
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  
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  
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旣  
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  
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  
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  
存還遷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  
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陸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



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着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癩或問實耶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誰檢看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爲本州刺史旣而以爲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曆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升分還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尅尅後凶文襄旣尅欲以業興當凶而殺之業興愛好文籍鳩集不巳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憾有乖忤便卽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興二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一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鬪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筭也封屯留縣侯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曆甚精崇祖爲元子武卜墓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法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



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請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嘗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朱景業西河太守慕容懷文等草定新曆錄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宣詔鉉以經人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九月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克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願拘束以



徐遵明李業典能  
如馮偉何至賈福

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爲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爲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也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

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縑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歸致卒于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也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禪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

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爲各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

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甘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騷伏而無斌媼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



史鄴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與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爲國舉才何勞語晝齊河南王孝瑜聞晝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且在齋坐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卽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錄所上之書爲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長晝夜常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俊縣令得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佞由是竟無仕卒於家

馬敬德河間人也

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

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將求秀才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趨藜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旣不好學敬德侍講甚疎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

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



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  
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  
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  
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表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文襄竝引  
爲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王在東宮武成令侍書  
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爲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  
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  
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爲其兄子取景仁第二息瑜之女因  
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  
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  
行幸在道宿處每送步障爲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

如故每旦須參卽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顥希旨奏  
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顥猶存舊款更相彌  
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爲兒  
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  
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  
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出自寒微  
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  
辭事事庸俚旣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爲其  
慙慙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  
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宀高門廣宇當衢向御諸子不思其本  
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始盡幽



微詩書二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仕齊初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爲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挈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爲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恥於左官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修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爲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竝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返其行還將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易

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廓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旣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爲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武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武仕尚書令史微有資  
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爲書生停其宅彫武少美貌爲元則所  
愛悅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  
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  
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卽  
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武應選  
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  
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講與侍書張景仁竝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  
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  
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武常爲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  
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武爲洪珍謀主忌惡  
之洪珍又奏彫武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

武本虎齊  
作張雕

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彫武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  
臣勵精在公右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  
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宸帝亦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武便以  
激清爲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  
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彫武不如邑若致主堯舜身  
居稷契則邑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  
郭遵諫幸晉陽爲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武曰臣  
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願  
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間  
無所擁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歔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  
憐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德冲及弟德揭俱  
免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

免齊作死



德冲竝在殿廷就執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  
洛者典知家務號曰蓋將遵因其處分曾抗拒為高德政所貴齊  
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  
弟子求官謂啟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  
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  
侍郎被誅遵出自賤微易為盈滿宮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  
置極為輕率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王上縱放如此  
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  
及於禍

北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終

魏州中書  
氏國周中書

北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雋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魏州中書  
氏國周中書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

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詔武帝  
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  
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卽位乃遣主書何武  
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主蕭譽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  
監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  
士柳裘致書禮聘又敕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  
從優厚保定末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  
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乘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重辭義  
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爲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爲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  
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詐爲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  
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



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爲當世儒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才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竝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癯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

樊深本作樊淵北史周書五

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周文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爲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平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深旣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子義綱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



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  
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摺摭  
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  
士時西朝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條  
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  
周禮齊人不能對乃命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  
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  
欲升堂觀奧寧可洎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  
問所疑安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  
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  
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  
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

戰況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  
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  
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  
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  
血刃愚謂聖略爲優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  
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  
入朝并敕所在供給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  
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旣學爲儒  
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  
炫等皆其門人焉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  
義一卷竝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爲  
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

此種孔穎達疏義  
之然疏中亦以多取  
之者



安生傳附錄道  
德如拜于辰足  
所者何以拜于  
安生傳不知何  
無別本可考閱

於展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湣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  
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  
鍾宋公鼓宗道暉展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  
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  
誰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爲村  
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  
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  
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  
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  
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  
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

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  
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  
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  
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  
遜有理務林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  
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  
州遜爲直王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  
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明  
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  
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  
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  
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

記字似衍  
許上似有  
脫字



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竝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黎景熙字李明河間鄭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凝魏太武時以軍功賜爵容城縣男後爲燕郡守祖鎮父瓊竝襲爵李明少好讀

書性强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李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有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爲威烈將軍孝武西遷李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李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唯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忘然性允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爲史官遂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



季明上封事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當邀斯早春秋君舉必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人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人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人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人將無覲如又荐饑爲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爲奢麗季明又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道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



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濤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爲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爲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任當其用六轡旣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宇屢移未有定所季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特降中旨卽遣修營在再一周未知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未伎咸見引納至若龔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竝見收用

龔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爲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爲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僞爲魏帝敕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舊敕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救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爲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



常俗未爲合禮遂啟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  
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  
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爲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選以醫術仕魏爲尚藥典御文深  
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  
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異雋而巳大統十  
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季  
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  
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  
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  
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  
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影覆寺  
碑漢南人士亦以爲工梁王蕭譽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  
露寢等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  
題榜輒復追之後以疾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補周渭州刺史  
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  
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  
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  
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  
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卽位拜小宗伯  
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  
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  
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



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  
玩唯彥之所貢竝共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  
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  
內立浮圖二所竝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  
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  
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  
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  
竝行於世子孝舒仲龕竝早有人舉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  
王紀王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  
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  
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

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雋才任青  
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脊  
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  
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  
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  
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  
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  
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  
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  
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  
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  
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  
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  
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  
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  
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  
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  
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  
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  
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  
卽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旣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旣已  
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旣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  
旣加則有怨恨誇譎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  
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  
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受任不相侵濫故得四  
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  
是國無人也爲是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  
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  
之人不度德量力旣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涓水之氣不慮  
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蹙實此之  
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  
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  
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刻漏十  
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



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轡轡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思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巖渭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定考文學妄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妄不慮無博士妄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妄考定鍾律妄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

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崇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中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子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竝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竝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今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



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子蔚爲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又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竝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竝知名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竝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後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竝悉薦舉將擢用之旣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減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文帝常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文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焉賙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竝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仕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亡唯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已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



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  
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  
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以疾卒于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  
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  
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  
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  
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昉引爲從事舉秀才射  
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  
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  
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  
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詒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等

與劉炫入下隋有  
考定後因國子釋奠  
與炫論義云

王文學崔贖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  
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遷洛陽石經至京  
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控諸儒咸懷妬  
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  
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曆書十  
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  
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  
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  
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  
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東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  
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  
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



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卒劉炫爲之請諡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書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召爲戶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竝堪講授

所舉凡六家而十三家者爲孔安國尚書

傳鄭康成周禮禮記

毛詩尚書毛何休公羊學服虔左傳解詁杜預左傳集解也

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旣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每使執仗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暮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



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或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煬帝卽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掣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



葉余豈敢仰均先進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逝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魂埋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之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穉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滌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

鶴鴻整袖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僻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盜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



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竝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曾世達張沖王孝籍竝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曾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

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豕漢王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言遍習五經頗有文幹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瘠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感況懷抱之內冰火爍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齟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涸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情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綿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露賣貢禹之田供釋



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慈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  
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傾對謝相如  
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  
異夫金石營魂且歎恐筮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  
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  
曾聞離朱所未見久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  
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  
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爲明尚  
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  
明尚書不取也昔金玉未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  
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憎耳目之明無首足之戚憚而不爲孰  
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  
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尅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  
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  
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刑願少加怜愍  
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  
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  
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  
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  
乘軒咸稽古之力也然遠唯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  
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  
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  
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賸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詭文雅過之竝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藉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憐作恰

以禁錮為禁止

徐世勣王世充皆不避

癸巳四月二十五日清晨點校畢

北史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終

西川中鳳園  
氏書同甫







